

走進香港紡衣業輝煌歲月

《我們之間》

訴說製衣人生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紡衣製造業曾帶動香港經濟起飛，整個紡衣製造業佔製造業約四成以上，造就了不少就業機會，行業更養活了許多家庭。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鄰近地區和國家紛紛投入紡衣製造行業，在激烈的競爭下香港逐漸失去了優勢，就業人數大幅萎縮，行業亦急速滑落式微。即使如此，香港人亦不忘這些過去的歲月，不忘過去曾憑着一雙手、靠着勞動力養活子女的一點一滴。五組本地藝術家及藝術單位製作了「藝術行《我們之間》」各自演繹在不同年代紡織行業的故事，帶觀眾回到從前盛行紡織行業的香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的活動「藝術行《我們之間》」早前於南豐紗廠舉行，聯同五組本地藝術家及藝術單位，以本地作家陳慧的短篇小說作品《香草織》出發，各自演繹有關紡織業、社區民生，以至整個城市在不同年代發展故事，帶觀眾回到從前盛行紡織行業的香港。

當中包括了一組三部分的互動裝置，以及四個風格迥然的表演節目，互動裝置和表演節目在南豐紗廠不同的角落進行。南豐紗廠社區項目策展人盧樂謙表示，南豐紗廠見證着本土紡織業及香港地區的發展，滿載幾代人生活所經歷的種種故事，「這次活動透過跨媒體的合作，我們聚集了不同年代人們的回憶，希望觀眾能反思世代之間在價值觀、生活及想像之間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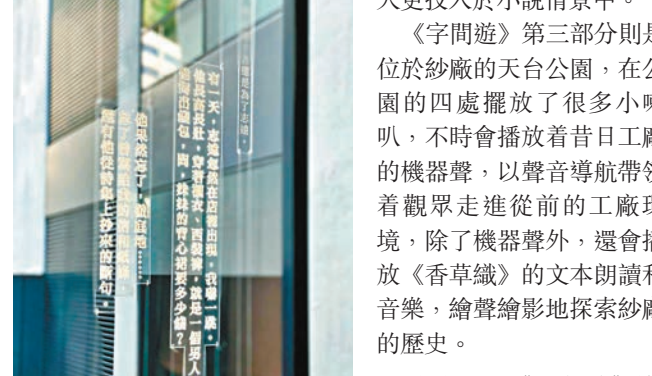


■南豐紗廠社區項目策展人盧樂謙

地上隱藏《香草織》字句

甫踏進南豐紗廠，映入眼簾的除了有紗廠牆上的壁畫，還有足下的風光，這些腳下的文字正是藝術裝置《字間遊》三部分作品中的第一部分，《字間遊》由陳韻淇負責裝置設計、林丰負責音樂及聲音上的製作。在第一部分的作品中，我們低頭留意時會發現《香草織》的字句隱藏在地上，這些隱形字句一旦遇上了水，便會慢慢浮現，文字會更清晰可見。陳韻淇表示，這個構思是取自《香草織》故事開端下雨的情景，「因此我就想到運用水，地下濕水後浮現文字，這樣亦可增加觀眾與作品的互動。」在《香草織》字句逐一呈現下，引領着觀眾追隨故事，亦為活動作了很好的開首。

《字間遊》第二部分的作品位於紗廠中的玻璃天橋，在天橋上會有三部紅色的舊式有線電話，電話並不是裝飾品，拿起話筒細心聆聽，話筒中會有昔日紗廠的聲音點滴，更會播放着林丰創作的音樂，林丰表示電話裝置是從《香草織》中啟發得來的靈感，他難忘小說中女主角形容荃灣的變遷，以及其生活和工作的經歷，於是他便與陳韻淇合作，在電話話筒中播放昔日紗廠的聲音，加上電話上掛在半空的《香草織》故事字句，使人更投入於小說情景中。



■舊式電話的話筒中播放着林丰創作的音樂。

《字間遊》第三部分則是位於紗廠的天台公園，在公園的四處擺放了很多小喇叭，不時會播放着昔日工廠的機器聲，以聲音導航帶領着觀眾走進從前的工廠環境，除了機器聲外，還會播放《香草織》的文本朗讀和音樂，繪聲繪影地探索紗廠的歷史。

■掛在半空的《香草織》故事字句。



■《Living up to HER》以告別的形式作演出。



■在《白蓮花》中，表演者需在棚架中穿越。

巨型紡織機下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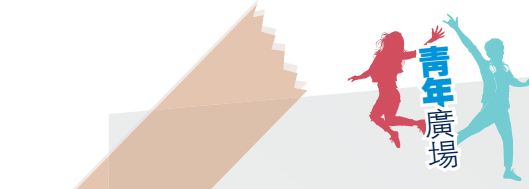
除了互動裝置外，表演節目更是令記者難忘，特別是《白蓮花》。《白蓮花》的表演在玻璃天橋的下方，整個表演中沒有一句對白，表演者在地上的兩端以布架和竹棚搭建了一個棚架，遠看就像一部巨型紡織機，表演者在棚架間穿越並進行連串的翻騰、高空攀爬，甚至跳躍等高難度動作，這些表演動作就像工廠的紗線在紡織機上穿插的過程，表演者匆忙來回跑動也恍如工廠工人日常工作忙碌的情景。《白蓮花》編舞家曹德寶表示，在紡織廠長大的他小時候最常聽到工廠中衣車運作的聲音，因此《白蓮花》結合了《香草織》的故事和他對工廠的回憶。

以話劇模式演出的《Living up to HER》，是一場告別式，在擴音機播着主角的獨白，話劇中演出的正是《香草織》故事描述的年代，主角為了生計在工廠工作，直到離世時主角索然无味的一生到底是欠缺什麼？這正是話劇中帶出的反思。話劇在紗廠坊位置以廣東話演出，劇長45分鐘，演出糅合了文字獨白、舞蹈形體及伴奏歌唱來訴說主角回不去的一切。

在紗廠坊樓梯位置也有另一場音樂劇場，此為由陳慧的同名連載小說改編而成的「工廠式」歌舞劇《香草織》，故事講述一名樸實勤勞的製衣女工在時代巨輪中如何掙扎，由女主角的喜怒哀樂看她的一生，也從中察看荃灣這個小鎮在經濟發展洗禮下的人事變遷。整個劇長45分鐘，也是藝術行《我們之間》的壓軸演出。劇場演出把南豐紗廠化身音樂舞台，在舞台中又唱又演，觀眾看得投入之餘，更了解到從前製衣女工的生活故事。因為表演位置並非專業表演場地，為了使觀眾更為投入欣賞音樂劇場，主辦方更特意增設耳機，使觀眾可在演出時清晰地聽到表演者的對白和音樂。

南豐紗廠中保留了不少從前紗廠的原貌，例如廠房樓梯、五廠鐵閘、金杯牌大閘等，是次活動正好帶領觀眾感受從前香港人從事紡衣製造業的生活，配合紗廠中各處的舊有面貌，確實令觀眾更容易感受當時的人民生活和了解這段香港曾經的輝煌歲月。

■歌舞劇《香草織》



作者：程中學

抗擊疫情的日子裡，它居在家是杜絕傳染最好的方式。因此，今年有了史上最長也最清靜的春節長假。清靜並非壞事，除了有效隔離病毒，還能讓一個人靜下心來，沉澱思想，自我規劃或者反省。最好的事情則莫過於過閉門讀書，享受孤獨，健康且安靜。

有意思的是，我翻看朋友圈，天天都有人叫罵着宅居的無聊與枯燥，並配出各種搞笑抓狂的圖片。忽然就覺得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到底還是很難將就：工作的時候，抱怨各種忙碌和累。一旦閒下來，又吐槽閒得嘴裡能淡出鳥來。很顯然，這些人缺少一種精神的信仰與支柱，長此下去只能自甘墮落。書是良藥，一書在手，並且讓他們認真讀進去，保證能填補他們這一空白。尤其在這非常時期，武漢疫情牽動無數國人之心，上不了線，不給國家添亂，不給人添堵，書裡求安康，書裡自有乾坤在，也算是

為國家作出了貢獻，何樂而不為之？

翻開一本歷史書，厚重的往事裡，承載着五千年來人類所有的輝煌和磨難。在科學和醫學都不發達的古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常態。我們的祖先，靠的是智慧的頭腦和健康的體魄經世世代代奮鬥不息才有了今天。歷朝歷代都會存在的瘟疫，被他們打敗了一次又一次。如天花、鼠疫、流感等，在《周禮·天官·塚宰》、《呂氏春秋·季春紀》皆有記載。

十四世紀四五十年代，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極為悲慘的時期。從1347至1353年，席卷整個歐洲的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閻綱約瑟夫·伯恩的歷史作品《黑死病》，其中生動的歷史故事、詳盡的人物傳略，意義深重的原始文獻，記載了黑死病為人類造成的難以想像的損失。這部著作帶讀者了解中世紀和現代醫學對

這場瘟疫的看法，探討了瘟疫對當時社會、城市、個人和藝術的影響。對比現在正侵害我們的新冠肺炎，在某些地方也許值得思考和借鑒。

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部經典文學巨著，在我的書架上已擱置了兩年之久，趁這個假期，我終於心無旁騖讀完了它。疏於才學的我，心裡積蘊了千言萬語，皆是讀罷此書之後的感觸，卻苦於自己的淺薄而無從下筆。即便如此，書中所波及的「孤獨」竟然也有了我自己的深切認知。原來，孤獨不是無所事事之時的無病呻吟，不是一個人的寂寞幾個人的錯。它的實質是，人生短短百年間，每一個人從一生下來就是注定孤獨的，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走進自己的內心，也沒有一個人真的可以陪伴自己到老。孤獨無處不在。「窮盡孤獨心吶喊，猶入地府失晨昏。」學會接受孤獨，駕馭孤獨，最後能夠享受孤獨，才是人生大境界。正如書中所說：「孤獨，在人們心中總是與淒涼、悲傷、眼淚聯繫在一起的，可是孤獨是把握人生的自控器。一個人擁有了孤獨，就能從容地駕馭自我，塑造自我！」

此刻，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奮戰在防控一線的白衣戰士們是孤獨的，因為他們都與最親最愛的人隔離，但他們內心的信仰與光明戰勝了孤獨；那些被隔離的病患也是孤獨的，他們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還有對生命的擔憂和恐懼，但來自於外界的關心與愛也會穿越時空溫暖陪伴着他們。而且，隔離病房裡也有一盞盞明燈正在戰勝着病毒和孤獨——那個在隔離房的病床上認真讀書的青年，就是最好的證明和激勵。只有懂得享受孤獨的人，才擁有豐富的內心世界，才能積聚更大的力量與能量戰勝一切困境！

微稿啟事

本版「青年廣場」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000~1,2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重慶市公安局公安文聯副主席、秘書長江洋近日創作了防疫美術作品，記錄了市民「宅」在家中的抗疫百態。「勤洗手」、「莫亂動」、「寧可長腰不能外漂」等幽默語言出現在繪畫作品中，通過繪畫記錄了這個特殊時間的點點滴滴。

文、圖：中新社



■作品畫風有趣，使人會心微笑。



■作品上有呼籲市民要「勤洗手」、「戴口罩」等字句。